

鉴赏名家说收藏

Stories of collection
by connoisseurs

张传伦 说供石

张传伦 著



荣宝斋出版社

鉴赏名家说收藏

Stories of collection
by connoisseurs

张传伦 说供石

张传伦 著

荣宝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传伦说供石 / 张传伦著. — 北京: 荣宝斋出版社, 2016.8
(鉴赏名家说收藏)

ISBN 978-7-5003-1929-0

I. ①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观赏型—石—收藏—中国 ②观赏型—石—鉴赏—中国 IV. ①G894 ②TS933.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76782 号

策 划: 唐 辉

主 编: 王敬之

副 主 编: 徐鼎一

责任编辑: 刘 芳

装帧设计: 耕莘文化

图片摄影: 张毅康

责任校对: 王桂荷

责任印制: 孙 行 毕景滨 王丽清

JIANSHANGMINGJIASHUOSHOUCAANG ZHANG CHUANLUN SHUO GONGSHI.

鉴赏名家说收藏 · 张传伦说供石

出版发行: 荣宝斋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西街19号

邮 编: 100052

制版印刷: 北京荣宝燕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: 11.25

版 次: 2016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0001—2000

定 价: 98.00元

前 言

从上个世纪末开始，国内就掀起了一股全民收藏热，据说从那时至今，参与收藏的人数达到了七千万之众，各种指导收藏的书籍，如雨后春笋，成了当时各个出版社出版的热点。

但是，收藏是一个特殊的“行当”，它不仅需要理论，更重要的还在于实践。要命的是，自宋代开始，收藏就面临着赝品泛滥的尴尬。如今则更是作伪手段层出不穷，花样百出，使得许多收藏爱好者防不胜防，大上其当。这其中的“玄机”，远远不是那些或闭门造车、或东拼西凑的“指导收藏”的书籍所能胜任的。因此，尽管这类书籍热闹了一阵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终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广大收藏爱好者更喜欢那些在收藏实践中脱颖而出、略有成就的收藏家讲讲自己的收藏故事。

于是，我们这套《鉴赏名家说收藏》的丛书就应运而生了。

本套丛书的所有作者可以说都是专项收藏领域的佼佼者。他们没有一个是在做枯燥的说教，而是充满深情地讲述着自己的收藏故事，介绍自己的鉴识经验，纵谈自己的收藏理念，还大胆剖析了自己的收藏心态，有些是朋友之间的“悄悄话”，作者却将它们公开了。

中国的全民收藏热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，广大收藏爱好者对待收藏类出版物，眼光也越来越挑剔。但是我相信，对于我们这套记录了收藏名家真实故事的丛书，即使是最挑剔的读者，也一定愿意将它们翻一翻，再翻一翻的。

王敬之

2016年4月于北京之涵斋

目 录

古石的品题和刻铭 / 1

溥心畬的“方壶” / 12

一只原配紫檀座红木架的清代英石 / 19

太湖石的大小分宜 / 23

石有新旧之分 / 35

古石的另制——石磬 / 39

菊花石 / 50

孔雀石 / 57

笔架山 / 60

英德峰石 / 67

一只曾为明代王鏊旧藏的灵璧石 / 73

一只与我失之交臂的灵璧美石 / 81

八面之德与四面成景 / 86

寿山青田石的清供石山 / 91

清代石文化特色与高凤翰藏石 / 96

奇石的架座艺术 / 101

我与大师的奇石缘 / 107

陈介祺藏石“月照昆岗” / 110

水晶石山 / 115

带黄花梨原配托座的英石 / 121

半山人家藏宋石 / 126

古奇石收藏的历史文化意义——漫话中国历代奇石收藏 / 139

今时古贤张传伦（代后记） / 168

古石的品题和刻铭

室无石不雅，石无题不文。室无石不雅，早已成古今雅人的共识，至于石无题不文，就有很多讲究了。自然之石，大至名山大川的摩崖石刻，小至书房画室的笔架题铭，都可即兴题咏，历来的文人都雅好此道。名山胜迹之游，必写登临凭吊之意；古物文玩之赏，常刊幽深隽雅之铭，铭乃“古代刻于器物 and 碑石上，用以规戒、褒赞，纪事的文体”。石借题铭，焕然而出文采，观奇石赏佳铭，文化的意味也油然而生，乃有文石之称。园林石和案几石原系采自山野云岫间，玩家叠构于园林，清供于案几，更可怡然品题刻铭，从现今遗存的古石题铭中，人们仍可领略到它的幽幽风韵。

溪岸畔，层石叠翠，飞珠溅雪，石铭：“临流”。

庭院中，石笋高峭，苍鳞瑶柱，石铭：“听松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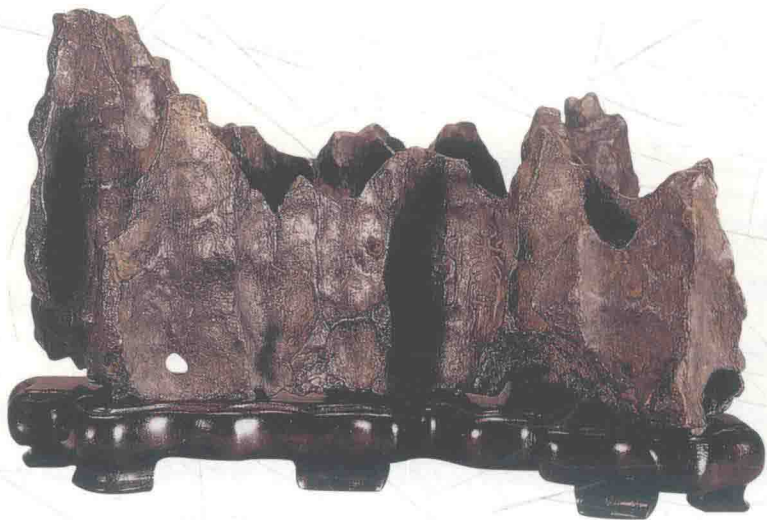
深院高梧下置一峰，兀岩峭壁，嵌崟历落，石铭：“惊岩”。

高架庑座中立一石，云涡萦回，状如锁钥，石铭：“锁云”。

石上品题刻铭的历史，大有渊源。可以居、可以游的山水，深为古人所向往，但人们总因世俗事物的牵绊，不能置身岩下，与木石居，山野林泉、烟霞胜景可望而不可即，喧嚣的市井生活，失去了很多自然的乐趣，回归自然，返璞归真，是古人追求高品位生活的需要。秦汉时期，兴起了采取自然景物装饰园林的

风气，构山叠嶂，广植花木，于石上品题刻铭，无疑滥觞于此际，虽然今日考古，尚未发现有秦汉年间刻铭的峰石出土，或有之，而不能确定。在与秦汉相距不很遥远的魏晋南北朝时代，写出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这一千古名句的陶渊明，性酣酒醉，仰卧在宅院菊丛中的大石上，恰是这块“曾送渊明人梦乡”的石头，有幸获得中国第一块冠名石的殊荣，喻之曰“醒石”。这只醒石，在庐山山麓，安栖了一千几百年，巨石如砥，纵横丈余，仍是今日游客仿古观赏的胜景，石之上下，遍立古今刻铭，阴刻填绿的“醒石”两个擘窠大字，业已无从考据，究竟是什么年代所刻。

唐代懂石，最会玩石，藏石恐也最多、最奇的竟是名相牛僧儒、李德裕。二人政治立场大相径庭，常年党争不休，于玩石上却可称一对石痴。李德裕凡得到一只奇石，便刻上“有道”二字铭文，李德裕为何偏嗜以“有道”二字，屡题石铭，不忌重复，这其中的深意，今人很难寻绎得明白，李德裕晚年获罪被



英石 红木雕泥鳅背随形座 雅典集藏

贬至“惊飘瘴雾，夜半凄风似鬼魑”的海南岛，失去了权势，告别了一生钟爱的奇石，当年的卫国公，“长亭饮泣”，万念俱灰。谪居海南的历史名人，最著名的有两位，李德裕是一位，另一位便是鼎鼎大名的苏轼，两人都有爱石之雅好，且同遭蹭蹬，东坡先生却以云水般豁达的胸襟，慨然承受，仍是“策杖东邻尽薄醪”，这高风依旧、拂袖云飘的洒脱，才是千秋名士的风采。苏东坡曾得石于中山后圃，极爱之，即赋“雪浪诗”一首：“……千峰石卷蠹牙帐，崩崖凿断开土门。竭来城下作飞石，一炮惊落天骄魂。承平百年烽燧冷，此物僵卧枯榆根。画师争摹雪浪石，天工不见雷斧痕。……”“雪浪石”险峻峥嵘的形态，有如石破天惊，摄魂动魄，虽鬼斧神工不能办也。东坡遍请画家为石绘像，又在铭文中用“玉井芙蓉丈八盆，伏流飞雪漱其根”称赞石中旋绕的笼络白脉，面对朝夕相处的“雪浪石”，东坡深感它的美是无法言喻、无须多说的，遂刻石铭为“岂多言”。此刻铭之妙，可为千古石铭之最。与苏东坡同时代的米芾，被后世奉为赏石的盟主，此公的石缘极佳，曾得南唐李后主珍玩“宝晋庵研山”，研山是一块奇石形砚台，峰峦洞壑，山之奇瑰，无不尽有，可从米芾亲撰三十九字的铭文《研山铭》中，一窥研山真容，“研山铭。五色水，浮昆仑，潭在顶，出黑云，挂龙怪，烁电痕，下震霆，泽厚坤，极变化，阖道门。宝晋山前轩书”。研山久经沧桑，最终失传。值得欣慰的是，米芾手书《研山铭》长卷，2002年，自海外回归故里。

宋徽宗玩石，是以九五之尊、倾国之力来运作的，“花石纲”石，巧夺天造，雄奇峭峙。徽宗又在这些奇石中选出六十五石，依其形质，亲躬御题，逐一封爵刻铭，其中一块高五丈的太湖石，盘拗雄秀，徽宗喜爱至极，亲封“盘固侯”，赐金带。其余亦一一题铭为：怒猊、巢凤、吐月、扞参、曳烟、抟云屏——并依形绘图，定名为《宣和六十五石》。

奇石是世间难得的雅物，品题得体，刻铭适当，摹以形似，掇之意蕴，即便稍置一二妙语，尽可得风流曼妙之趣。铭文的书体，真草隶篆兼可致用，踪迹流派朗然可见。又多以隶书出之，隶古逮意，非隶书不足以被丰碑而凿贞石。

闻名于世的江南三大名石，石铭各自为冠云峰、瑞云峰、皱云峰，以云喻石，又择单字“冠、瑞、皱”，分奇揽异，俱得真韵。

明代文学家张岱在《陶庵梦忆》中，点评仪征汪园峰石，“余见其弃地下一白石，高一丈阔二丈，而痴，痴妙。一黑石阔八尺高丈五，而瘦，瘦妙。”痴妙、瘦妙，以作石铭，名人品石用辞，真真匪夷所思，妙言高语，庸夫俗子，岂可品得此中三昧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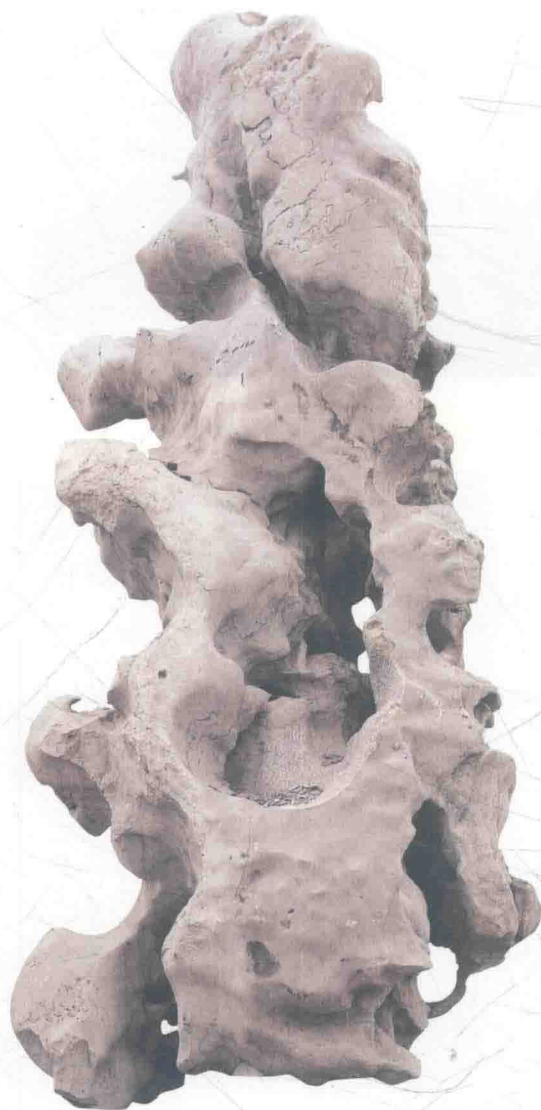
太湖石 北京北海公园藏



灵璧石“柳泉”背面铭文

明代藏石大家，《素园石谱》的作者林有麟“青莲舫”藏石，只只奇妙，虽皱、透、漏、瘦未可尽其佳妙，林有麟葆弄多只祖传遗石：玉恩堂研山、青莲舫研山、敝庐石、玄池石——清供雅玩，终老一生。林氏一门官僚文人世家，有麟固登高能赋、作器能铭的一代俊彦，曾于其祖父得于元代道士贞居子所蓄玉恩堂研山，高可径寸、广不盈握间奏刀刻铭：“青云润壁，是石非石。蓄自我祖，宝滋世泽。”

咫尺之间的案几奇石，缩得山川形胜于一体，“竖划三寸，当千仞之高；横墨数尺，体百里之迥。”古人又说：“种花招蝶，终不如买石得云。”石铭便大多从山、从云，曾见有：“云根”“瘦云”“片云”“云岫”——扬州八怪中的高凤翰，索性拈出名山作石铭，缩得“小方壶”“小祝融”于几案间坐玩。或以龙凤螭螭、麒麟、蝙蝠为石铭，取其吉瑞。或以斋室堂号直入石铭，例：“海岳庵研山”“玉恩堂研山”。苏东坡反其义而用之，以石铭“雪浪”命其斋室为“雪浪斋”。更有以石铭志，石铭简言不繁，却可见题铭者的品格风仪。明代张



太湖石 张棋藏



太湖石 张棋藏

居正珍藏一崂山绿石，此石墨色，岚翠拂青，平嶂方岩，不假峭拔的外形，高闲天成，雄浑朴茂，正居正一流人物，善养之石，石铭：“端岩踞肆”。张居正，字叔大，号太岳，大明一朝威名赫赫的宰相良臣，万历首辅，当年神宗年幼，国事都由他主持，前后当国十年，改革政治、经济、军事，皆有成效。其人端严肃毅，刚直不阿，“端岩踞肆”，岂能仅以石铭作观，真是生可作居正像赞，死可当居正墓铭。

清朝的乾隆，也是一位爱石的皇帝，幸运的是，他没有像宋徽宗那样走火入魔。乾隆得石，索题刻铭，高古风雅，还要赋诗抒怀。紫禁城建福宫前，小庭院正中有一座八角形的汉白玉须弥座，座上围以青铜围栏，中立一只挺拔俊秀的巨峰，高四点五米，突兀嶙峋，遍布孔穴，或大如盅盏，或小如蚁穴，耸立在浓荫之下，清幽的庭院，得此一石，愈加古雅静谧，乾隆皇帝很是欣赏，赐石铭“文峰”。于乾隆四十一年，御制《文峰诗》一首，在这首七言长诗中不仅描述了“文峰”的来龙去脉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诗中有：“宋家花石昔号纲，殃民耗物鉴贻后。”这两句，表示出要以宋徽宗“花石纲”耗物殃民的历史，引为训诫。

颐和园乐寿堂院内的青芝岫，是明代末年米芾的后裔米万钟在京畿之地的房山睿目识得的，当即爱之难舍，石兴大发，竟不顾一切地要将这只上百吨重的巨石，运回勺园，装点园林。单是运资之费，以致米氏家财告罄，无奈之下，弃荒于中途，后乾隆皇帝将其运至颐和园，安置在乐寿堂院内。乾隆视若国之重宝，政暇之余，每每端座在乐寿堂内的紫檀龙椅上，放眼览幸这千古恒定不变的巨石，以为是征兆永世四海升平，天下一统的祥瑞之物。石上乾隆皇帝亲书御题此石的石铭，竟有三款：“石英”“莲秀”“青芝岫”，乾隆最喜“青芝岫”一铭，并题诗多首，足证对此石钟爱至深。宫禁御园中的奇石，大多经乾隆品题刻铭，铭文无不富丽典雅，“蹇芝”“起云”“绘月”“青云片”“青莲朵”——



太湖石 北京中山公园藏

藻宋高逸，兹不一一列举。

清代中期，南粤富商吴氏藏一英石横山，千岩万嶂，迤迳长亘，下有陂陀，若临水际，宛然衡岳排空，沅湘九曲，潏洄其下，壁镌石铭，“南岳真形”，八分书体。

两淮盐运使赵之璧所藏祖传英石石峰，石高三尺，上阔下狭，下分三足，立于紫檀座上，观之有奇峰入云之势，四字篆书石铭：“一柱擎天”。



灵壁石 日本佐藤观石藏

1995年秋，笔者江南访石，在江苏无锡一曹姓老者家中，获观一只上镌苏东坡、黄山谷名款的灵壁石，石峰上深刻“狮峰”二字篆书石铭，苏、黄二人题刻的行草铭文，皆著几十字，因年久稍呈漫漶，无缺泐，笔画之间散朗生姿，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熟记铭文，只依稀记得如下几句：元丰二年，东坡得石于黄州□□亭——黄山谷见之亦喜云云——据老者讲，此石是20世纪50年代，挖河的民工从河道中掘出，老者以廉价从民工手中购得。

民国以降，石艺渐衰，雅道陵迟，不复南宮高致。

20世纪90年代，石艺骤兴，屡有佳石秀峰起于深山碧水，为时人筑园叠山、案几清供所用。唯有品题刻铭一艺，难涉深雅，观所题铭，令人捧腹！原本是

一只磊珂多奇的大石，刻上“巨峰”二字，以彰其大。清泉石上流，更有高手见之，刻铭：“流水潺潺”，山石大小高低、流水缓急激注，有目共识，凿之以铭，恐人不知，若非其俗在骨，难有此举。幸有海内一二高贤，深悟石理，精娴石道，得岱顶峰石，妙撰：“东方既白”。拥灵璧磬石，雅题：“太古音藏”，发人幽思，无怪乎那击石的小木槌，便要被沧州青年才俊喻之曰：“课虚叩寂”了。



灵璧石“锁云”刻铭 佐藤观石藏

溥心畲的“方壶”

大清倾覆了，皇族贵胄的溥心畲，这位清朝最显贵王府的后裔，苍茫四顾，天下之大，前途渺茫。早岁留学西洋，正儿八经读到手的两个博士头衔，一旦真到拿它换饭吃的时候，才知道高耸的博士帽换不来丰盛的每日三餐。最终，还是靠着皇室子弟余存的最后那一点才华——写字、画画的看家本领，依赖着从小受到的最好的教育，那是自开蒙起，便是由举国最博学的老师教授学业，纵便是经史子集未能读通，一笔好字，总归摆得上台面，画画《芥子园画谱》上的竹兰，摹写“四王”、吴、恽的山水，终有几分工致的模样。宗室觉罗的后代，不乏丹青高手。当年的恭亲王府——萃锦园，亭堂廊榭，花木扶疏，溥心畲采掇园中野卉，特选江府灵沅馆笺纸，拟写一册《秋园杂卉集》，以双钩之法，纵笔写生，写不尽秋园一草一木的风华蕴藉，厅前的那一架虬曲藤萝，即是二三百年的古本。秋菊秋葵秋海棠，满纸的瑟瑟秋意，却摇曳出婉丽清幽的意韵。晚年的溥心畲是孤悬海外的迁客，我只见过他此际所绘的一幅秋山风景图，还是一样的讲究纸好墨精，构山叠嶂，皴擦点染，一如既往，巨耐山河变色，敷下石青石绿的真颜色，遮盖不住的是萧条凄凉。心畲南渡前的画作书品，清逸俊秀，潇放空灵。伤心王孙怀抱的温山软水拂不掉往日空蒙的幽影。尺幅冷笺，冰纨蚕素间刚好容下“松巢客”的雅致心灵。董桥说他：“旧王孙一生情系古典，醉心纤秀灵奇的